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楊應龍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
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
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陷播太原楊端
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畧將軍值唐亂留

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
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
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
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
池蒙茸饒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
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
為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
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秦索水烟

天旺地聽還塋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
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臚乃楊柳
溝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二年
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
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
輕縱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
妻張姦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

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

徵天下兵應龍因想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
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
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
意主勦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
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
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
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

委棄輜重畧盡黔師協勦亦無功會以譚希思為四川
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王繼
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
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尋劉承嗣以疾乞
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
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
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酉陽暨
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
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畧稱引疇劉事謂龍來當
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
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
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亦奉札至播
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
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 四月

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
穩聽勸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
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脯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
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仇民伏
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
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
曩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
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

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
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為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
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蒲服郊迎縛獻黃元
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
四萬金助採木仍單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
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
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
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彝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

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為川東兵備使
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
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
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
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搜戮軍民劫掠屯堡殆
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
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為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

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
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
張熹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
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齧割之 石砮
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
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為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

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
十八屯阻塞驛站訶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
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
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
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
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于
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
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
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
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因誘
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
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
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
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
回兵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

粵將士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
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
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
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
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
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焚火磚反傷
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
嘉寵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

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
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
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
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
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
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
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
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

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為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勅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卧內

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此綏大慟
願誓死報効總督乃騰書于朝遂委綏專制而總督治
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
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
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
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
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

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散先期托臺謁走思
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
玉鑾偕妻子並死于賊副總兵陳良玘託守偏橋不之
援石砭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
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莆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
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
既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 徵兵大集延
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

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
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等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
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
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
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
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
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
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勲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

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
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
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
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
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
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
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
于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

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
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移鎮重慶節制
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
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
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
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
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
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我師

史擊縋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
為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
縋威名冀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
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
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砦
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
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
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

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瀧澄會哨誘永順兵
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叅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
明遠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于理
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
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戮其
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
不肯二十九日劉綖戰九盤八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
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

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因壓海龍因而壘海龍因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帥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因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因死守

每路投降文緩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
所紿虞綏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綏械其人自明而吳廣
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
詭令婦人于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
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
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國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
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
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岡下五

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屋知兵
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跣
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
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因時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
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
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
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
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入應

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
妾田畦鳳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
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絰
為軍功冠 十二月獻俘闕下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
兆龍等于市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
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

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馬歷宋元皆授世
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然其賓
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
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
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何恩宋世臣連
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為仇讎于凡七姓諸豪
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
朕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

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為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之冠于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尅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于一擊也若應龍者倔强偏陞不知漢太宗嗣蕩滅取世戮笑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礦稅之弊

神宗萬曆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真定木稅工部
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
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

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
便上從之 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之萬三千張居
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則竭在小民
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
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効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
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量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維遵奏採木之害 八月房山

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蔭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
甄器停解花梨杉楠不聽 九月戶部侍郎張國彥言
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甄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無與漢
丈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

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
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于皇極殿語及之時行
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
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
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
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

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
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
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
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
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
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
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
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

楊宗吾開礦汝南

八月詹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

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

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為礦頭

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

揮郝承爵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

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

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

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

阻撓開採下旨切責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
砂銀自後進者踵至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
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輔臣沈一貫言留
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為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
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
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四寇之藪也
遂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
張位秉政以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
民採之便上遂從其

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五上俱不報 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防 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罷不報 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絢浙直之段絹積于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

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卧千夫難
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
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
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
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
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
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
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

國賢阻撓開採速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 山西巡撫
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稅為民鑿齒嚙兪而礦為尤
甚璫亦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
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七月神武衛
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田應
璧言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
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

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間閭槌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科臣趙完壁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

什之二三餘盡入溪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真為國家計

盈縮哉不報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

增因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

矣夏強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

私橐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叅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

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霖擁京口供用庫官

登祿權儀真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

監劉成權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李鳳採

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命御馬監

高竄兼礦務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

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

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

奏夕遣湖口稅監李道叅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

縣吳一元債侵國稅命緹騎逮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

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

車旁內監丘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
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
西瓷廠前珠池太監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
中使衙門皆創設竝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
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
此千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
四十餘萬及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
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

稅于礦使 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烜徵稅盧溝

橋 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 命

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縑繡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遼府張

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民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于用詎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糴食也而稅鷄

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括于十五
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
糧動益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
橫政驅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包見
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
疏遼左貼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
時論韙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
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歛縣監生吳養晦投稅

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逋鹽課工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 大學

士趙志臯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 四月河南礦監

魯坤言礦砂羸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 十月南京

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等礦 戶科給事

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礦稅不報 八月錦

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

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

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荊門知州高則翼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彈力防護獨華鉦以公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衆隨開鎮荊門增設稅課而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翼阻撓俱降調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

詔榮勅巡撫陳用賓命下諸生于理 九月戶部進

大珠龍涎香 十月驍騎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

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

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解 十二月命應天府取

帘屏龍旗龍簾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

萬槩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

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時興國麻城開採止

得鉛砂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苦于奉行巡撫
丈可大疏叅應桂欺罔請置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
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監
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州巡按宋興祖
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
劾其激衆倡亂也 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
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揚至是從

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

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

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 戊子錦衣

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

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

淮鹽務少監魯保參稅監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

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

鹽及名馬天鵝絨鎮伏西錦珠寶皆土產上即命徵收

總督戴耀極言之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竇井內

監楊榮叅雲南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

酉珠池市舶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叅鄉官吳
應鴻等命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

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
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
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
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

某官阻撓礦稅挈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
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
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
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
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
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
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

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
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
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
但繫礦稅即束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脈民命之所關
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為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
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剗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
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即在敵國讐人
猶所不忍況吾衽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

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
廣且衆也欲為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欲乘
之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
懼萬姓不肯為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
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
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脈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任不
敢妄議開取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劾富平知
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

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許江防叅政沈
孟化蘄州知州鄭夢楨降調戊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
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道承天之金花灘勒
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
湖產名木命內監丘乘雲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
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
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
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所貢天主女
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
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冠帶令還
勿潛住京師不報 己丑武昌兵備馮應京叅陳奉大
逆十罪逮至京下司理削籍奉欲開礦青山棗陽知縣
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通判邱宅推官何
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

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
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
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
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
御馬監暨祿言臣徵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
按皆云重叠不敷題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
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為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
軫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

時權使竒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

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叅隨黃建節等
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巡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豎坊曰
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即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盤陵又
降柘黃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寸七分半
年得匹豈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起禮部尚書

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陞見具疏望上以賢致治又
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監陳矩宴之語及
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聖子神
孫不細上領之 禮部侍郎郭正域上言世宗朝罷內
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謹
戍不貸備在實錄實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以內監魯保司兩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勅與
關防禮部侍郎郭正域持不可往白內閣朱賡曰勅去

矣勅中多勸戒語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勸戒
能一一奉行否何望于閣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
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
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
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
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
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

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

陳竒遠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
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
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
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
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托各宗大閤抉門
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禮部侍郎
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

鳳釀禍欲剗办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刼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民吳時脩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地

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造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八月

丙午武驤百戶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覲利除名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奔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皇上嘗曰

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于枯魚之肆矣
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簡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節畧
內關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耀林秉漢奏稅監
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于廣州不報 二月丙
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銀鉛錫
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多金宜免
不報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

甚于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黨布

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時隆
取絨氊千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刦稅閭臣揭沮不
報二月己未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偽造印牒稱中旨
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
訊之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
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
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
已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于滇恣行威福杖

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
指揮賀世勲韓光大遂倡衆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
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
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秉雲世勲下獄死光
大戍邊 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
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
賡妨位恥事不出已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
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刦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蠹與永相左并為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十一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霖不法不報初霖肆虐

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竄造樓船艖艎治
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
詬之竄所殺傷百餘人焚民居無算一驥力輯之乃定
已又招紅裔入市殺僇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
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于道徵稅私賦
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駕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償自
疏調度兵將誦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

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衆千人
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
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
以滋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開廣東珠池自萬歷三十二年停採至
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
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
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 九月丁
丑江西湖口稅廨火太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
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烜樓居御史
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
南胡濱江西潘相通灣張烜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
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欵人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炆馬堂胡濱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什人璣貝載
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藏
富于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慾者仁義難
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
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
乃苞桑之憂不繫于慮日中之昃弗虞于懷遠賢
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
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

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
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霖領福建楊榮
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
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襍出
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
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
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
用浙江有市舶成都重慶有名木湖口長

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襍稅
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
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
寔鷄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
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
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
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
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

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
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焚而託命在礦稅其始因
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
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
民方能肥已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
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
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

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東林黨議

陳三才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

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勛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
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
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

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
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
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
欺君臣不能為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
星鵠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
鑕乞休不許鑕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
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
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

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嵩矣以留二京職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鑰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鑰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

何喬遠主事洪啟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數教俱謫
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
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
惟系鑰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唯咄咄濫觴於楊巍
而掃地於劉希孟謝廷霖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即去
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
黨以附閣臣而後為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
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鑰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

用賢罷先是用賢為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

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為御史過吳

門用賢往餞不為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

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為王錫爵所善鎮訟

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

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為

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

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

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踈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不允之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

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持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
年爭之以為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
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
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
中盧明陔遠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陔
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
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

為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
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
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
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
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
為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不
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
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

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

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
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
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為繫由此呂沈思考以
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
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床具等累
累丕揚遂與思考交惡矣八月沈思考言孫丕揚庇屬
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
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考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考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

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計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孳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縉奴產子壽兒及

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為華奎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為身臨蓐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縟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

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

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

何至今始發而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

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

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

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

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

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

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閤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各劾郭正域夢臯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瑄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一月妖書事起沈

一貫疑郭正域為之錢夢臯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
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
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

詳爭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
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
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
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
察給事中錢夢臯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

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
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厯二十一年科
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
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
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
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臯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
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北斗例
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

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臯違禁妄辨吏部左侍

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

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

不齒一貫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為溫純鷹犬降一

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

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

弼各論王基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

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

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
臯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
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
貫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
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
門事識者喩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
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

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讒鯉為咀咒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為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鑄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

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為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為輦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

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叅
政姜士昌賁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
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
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
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
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
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

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
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
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棄
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謂君父至
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
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
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
察院為先庶官以科道為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

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
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
才鈎得之泄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于是南京
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
報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

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為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
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
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

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厯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

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啣之因嗾繼芳撫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

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為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為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

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為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紬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家

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部

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不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

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叅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遥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

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為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忬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

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
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
諸曹闕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末
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
劉廷元叅李三才佔厰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
光復給事中宮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
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為民實子
傅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
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寀
初爭挺擊為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傅大受有清
操持論與之寀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
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是臺省之勢
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元詩教韓浚
周永春楚為宮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勢張

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寀論甚正何為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

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
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
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
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
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
而安之山東趙煥為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
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
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

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
共擯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
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
嘉遇攻興邦而忤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
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為
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
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

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
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待讀
學士劉一燝韓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
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崩未
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即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
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叅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
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宋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
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

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

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

詳三案

御史馬

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

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

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

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

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

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為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為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為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為之首有如今日三洛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為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

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
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
月旦窮克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
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
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
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
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
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

言之銓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母輕
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母自起室內之戈
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母徒為將順之節 三月起劉
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寀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叙錄魏進忠御
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陽倪思輝朱欽相等

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惠世揚疏叅輔臣沈漼借募兵之名為護身之術
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
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
賜亦以劾漼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漼
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
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
京而漼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
疏一一讀之則漼之為京隱括于此矣上以煩言責之

灌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為民 八月以楊連為太常寺

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

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醵金立院之非標等五疏自理上

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

上責其狂悖奪俸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

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

講學之實留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

詳魏忠賢亂政

太

僕少卿滿朝荐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

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為民 十一月
以趙南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
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
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
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為右僉都御史協
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勛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勛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勛皆儲為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勛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概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概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

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
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槐之意
不利於稽勛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
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布
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
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為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
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即去何安
顧臣罪戾多矣即如科臣傅槐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

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
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
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計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擎人漸
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官府之
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既蒞任復傳旨
詰責大中概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概乃上言明旨不宜
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學士葉向
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

旨向高動即掣肘楊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為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左都御史高攀龍糾

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醜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

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却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

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為諫官得罪閣臣去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馬陳九

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
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比周切責
之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
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
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
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
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
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

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

末流可為殷鑒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

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暉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

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

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

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

詳魏忠賢亂政

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

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
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
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宮于是

一網盡矣

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
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

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
在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

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母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

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
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
之行已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
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
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
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
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
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

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弘勲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為祟今毀矣水火玄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后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

止御史史堃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

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
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益天啟初主試浙江賄中
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
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叅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
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
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
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

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於是黨同

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
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
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
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
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
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叅體仁疏其
語褻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御史吳甡言因溫體仁前削

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
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
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
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
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
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

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莖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䟽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 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弘勲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弘勲受叅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屬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勲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

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

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
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
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
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
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
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

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為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傳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

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
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
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
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
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
訕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
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

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
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燹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
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
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
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
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
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

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叔秦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

為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十一月大

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
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
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
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鄮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
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
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
聲沉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
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鄮繼母

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鄧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
烝妾震孟既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鄧，即以宗達所揭入
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
以論宗秩事下獄。

詳崇禎治亂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

鶚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夏四月，大學士

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
為，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

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為証士升亦助體

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許

奏士升第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釭毋泄言欲借弟以

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

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

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

詬之德移獄刑部成延綏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

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許

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
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
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戌沒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
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郅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
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
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
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

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寃
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
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
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
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礪
天下靡然鄉風不為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
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
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

叅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
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
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大學

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
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為仇其庇私黨排異
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為
所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

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
如鄭鄆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
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
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

詳崇禎治

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
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
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堃攝事盡入其家簡討楊

士聰攻之莖諉索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辨大學士
錢士升擬旨罪莖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櫻也
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莖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
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為給
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
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
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為恨之八月故

庶吉士鄭鄮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鄮不孝
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鄮初選
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
鄮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鄮居鄉多不法遂罹慘
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
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
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

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六月大學士

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

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
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
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
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
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
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
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

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
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
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四月
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
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
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
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

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於庶吉士

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
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
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証
下倪襄於獄既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
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
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
邸則王陞彥至執下獄陞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

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
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十二月甲子戌黃道周解學龍
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
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
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
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
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

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傳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為營救得起用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

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

也石麒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

不知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

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

臺省為驅除地也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

昌時忤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叅之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

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

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

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
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
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
時勝時敗其既闔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
戢心抑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
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
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
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

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箱韉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寔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子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